閔公杜云戲而相慢曰靳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　此經明孔子自衛反魯歸至其家哀公就而館之聞孔子之言遂敬於儒也　言加信行加義者是記所録也終没吾世不敢以儒爲戲者是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録之注儒行至服　正義曰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案左傳哀公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孔子乃歸以傳文無館事故鄭稱蓋以疑之也云不敢以儒爲戲當時服者以哀公終竟不能用孔子故孔子卒哀公誄之傳云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是終竟輕儒此云不敢以儒爲戲是當時褻服非久也

大學第四十二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此於別録屬通論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明德謂顯明其至德也上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致知在格物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爲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壹是專行是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厭讀爲黶黶閉藏貌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

意嚴乎言可畏敬也胖猶大也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崖也菉竹猗猗喻美盛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詩云於戲

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聖人既有親賢之德其政又有樂利於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皆自明明德也克能也顧念也諟猶正也帝典堯典亦尚書篇名也峻大也諟或爲題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盤銘刻戒於盤也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詩云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於止於鳥之所止也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㮚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言人亦當擇禮義樂土而自止處也論語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緝熙光明也此美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以自止處（正義曰此經大學之道在於明明德在於親民在止於至善積德而行則近於道也在明明德者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謂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此其一也在親民者言大學之道在於親愛於民是貴二也在止於至善者言大學之道在止處於至善之行此其三也言大學之道在於此三事矣知止而后有定者更覆說止於至善之事既知止於至善而後心能有定不有差貳也定而后能靜者心定無欲故能靜不躁求也靜而后能安者以靜故情性安和也安而后能慮者情既安和能思慮於事也慮而后能得者既能思慮然後於事得宜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者若於事得宜而天下萬物有本有末經營百事有終有始也知所先後者既能如此天下百事萬物皆識知其先後也則近道矣者若能行此諸事則附近於大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前章言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善覆說止善之事既畢故此經明明德之理先治其國者此以積學能爲明德盛極之事以漸到今本其初故言欲章明己之明德使徧於天下者先須能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也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言若欲齊家先須脩身也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言若欲脩身必先正其心也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者揔包萬慮謂之爲心情所憶念謂之意若欲正其心使無傾邪必須先至誠在於憶念也若能誠實其意則心不傾邪也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己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　致知在格物此經明初以致知積漸而大至明德前經從盛以本初此經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也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格來也己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言善惡之來緣人所好也物格而后知至者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於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於惡既能知至則行善不行惡也　知至而后意誠既能知至則意念精誠也　意誠而后心正者意能精誠故能心正也　國治而后天下平者則上明明德於天下是以自天子至庶人皆然也

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者言上從天子下至庶人貴賤雖異所行此者專壹以脩身爲本上言誠意正心齊家治國今此獨云脩身爲本者細則雖異其大略皆是脩身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本亂謂身不脩也末治謂國家治也言己身既不脩而望家國治者否矣否不也言不有此事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者此覆說本亂而末治否矣之事也　譬若與人交接應須敦厚以加於人今所厚之處乃以輕薄謂以輕薄待彼人也其所薄者厚謂己既與彼輕薄欲望所薄之處以厚重報己未有此事也言己以厚施人人亦厚以報己也若己輕薄施人人亦輕薄報己言事厚之與薄皆以身爲本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者本謂身也既以身爲本若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至極也　所謂誠其意者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節明誠意之本先須愼其獨也　毋自欺也言欲精誠其意無自欺詐於身言於身必須誠實也　如惡惡臭者謂臭穢之氣謂見此惡事人嫌

惡之如人嫌臭穢之氣心實嫌之口不可道矣　如好好色者謂見此善事而愛好之如似人好色心實好之口不可道矣言誠其意者見彼好事惡事當須實好惡之不言而自見不可外貌詐作好惡而內心實不好惡也皆須誠實矣　此之謂自謙者謙讀如慊慊然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謂小人獨居無所不爲見君子而後乃厭然閉藏其不善之事宣著所行善事也　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者言小人爲惡外人視之昭然明察矣如見肺肝雖藏時揜藏言何益矣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者言此小人既懷誠實惡事於中心必形見於外不可揜藏　注謙讀爲慊　正義曰以經義之理言作謙退之字既無謙退之事故讀爲慊慊不滿之貌故又讀爲厭厭自安靜也云厭讀爲黶黶爲黑色如爲閉藏貌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者此經明君子脩身外人所視不可不誠其意作記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者言

所指視者衆也十目謂十人之目十手謂十人之手也其嚴乎者既視者及指者皆衆其所畏敬可嚴憚乎　富潤屋德潤身者言此二句爲喻也言家若富則能潤其屋有金玉又華飾見於外也　德潤身者謂德能霑潤其身使身有光榮見於外也　心廣體胖者言內心寬廣則外體胖大言爲之於中必形見於外也　故君子必誠其意者以有內見於外必須精誠其意在內心不可虛也　詩云瞻彼淇澳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故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　瞻彼淇澳菉竹猗猗者此詩衛風淇奧之篇衛人美武公之德也澳隈也菉王芻也竹萹竹也視彼淇水之隅曲之內生此菉之與竹猗猗然而茂盛以淇水浸潤故也言視彼衛朝之內上有武公之身道德茂盛亦蒙康叔之餘烈故也引之者證誠意之道　有斐君子者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學問之益矣如切如磋者如骨之切如象之磋又能自脩也　如琢如磨者如玉之琢如石之磨也　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

君子終不可諠兮又瑟然顏色矜莊僩然性行寬大赫然顏色盛美喧然威儀宣美斐然文章之君子民皆愛念之終久不可忘也諠忘也自此以上詩之本文也自此以下記者引爾雅而釋之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者論道其學矣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者謂自脩飾矣言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脩亦謂詩本文互而相通也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者恂讀為峻言顏色嚴峻戰慄也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謂善稱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論道武公盛德至極美善人之愛念不能忘也　注此心至著也　正義曰諠忘也釋訓文也云道猶言也謂經中道盛德至善恐為道德之道故云道猶言也云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者以經之恂字他本或作峻字故讀為嚴峻之峻詩箋云還為恂也此記為赫兮喧兮詩經云赫兮咺兮本不同也云以其意誠而德著也以武公用意精誠德著於人人不忘也以經廣明誠意之事故鄭云意誠而德著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此周頌烈文

之篇也美武王之詩於戲猶言嗚呼矣以文王武王意誠於天下故詩人嘆美之云此前世之王其德不可忘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者後世貴重之言君子皆美此前王能賢其賢人而親其親族親也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者言後世卑賤小人美此前王能愛樂其所樂謂民之所樂者前王亦愛樂之利其利者能利益其人之所利民為利者前王亦利益之言前王施為政教下順人情不奪人之所樂刑之事故云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也　此以沒世不忘也由前王意能精誠垂於後世故君子小人皆所美念以此之故終沒於世其德不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者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周公封康叔而作康誥戒康叔能明用有德此記之意言周公戒康叔以自明其德與尚書異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者顧念也諟正也伊尹戒大甲云爾為君當顧念奉正天之顯明之命不邪僻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者帝典謂堯典之篇峻大也尚書之意言堯能明用賢俊之德此記之意言堯能自

明大德也皆自明也此經所云康誥大甲帝典等之文皆是人君自明其德也故云皆自明也 注皆自明明德也

正義曰明明德必先誠其意此經誠意之章由初誠意也故人先能明己之明德也 湯之盤銘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湯之盤銘者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爲戒必於沐浴之盤者戒之甚也 苟日新者此盤銘辭也非唯洗沐自新苟誠也誠使道德日益新也 日日新者言非唯一日之新當使日日益新 又日新者言非唯日日益新又須恒常日新皆是丁寧之辭也此謂精誠其意脩德無已也 康誥曰作新民者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誥言殷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爲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爲新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者此大雅文王之篇其詩之本意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唯爲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極盡也言君子欲日新其德無處不用其心盡力也言自新之道唯在盡其心力更

無餘行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故上云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商頌玄鳥之篇言殷之邦畿方千里唯人所居止此記斷章喻其民人而擇所止言人君賢則來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者此詩小雅緡蠻之篇刺幽王之詩言緡蠻然微小之黃鳥止在於岑蔚丘隅之處得其所止以言微小之臣依託大臣亦得其所也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者孔子見其詩文而論之云是觀於鳥之所止則人亦知其所止鳥之知在岑蔚安閒之處則知人亦擇禮義樂土之處而居止也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豈可以人不擇止處不如鳥乎言不可不如鳥也故論語云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是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緝熙謂光明也止辭也詩之本意云文王見此光明之人則恭敬之此記之意於緝熙言嗚呼文王之德緝熙光明又能敬其所止以自居處也 注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 正義曰岑謂巖險蔚謂草木鬱

辭言鳥之所止必擇靜密之處也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六